

刁绍华译

# 狱中家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集



出版社

# 狱中家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集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刁绍华 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IC12.64  
T98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狱中家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集/(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刁绍华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144-8

I. 狱… II. ①陀… ②刁… III. 散文-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4993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柳青松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责 任 校 对	王 玲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 数	109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5.70 元

##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谨，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并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 “人的一切痛苦的记忆”

刁绍华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被称作“残酷的天才”，高尔基认为他的创作体现了“关于人的一切痛苦的记忆”，就其才华和艺术表现力来说，堪与莎士比亚等艺术大师相媲美。

这位俄国作家生在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1838年入彼得堡工程学校，1846年发表长篇小说《穷人》，成为“自然派”的骨干。1849年4月，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而被沙俄当局逮捕，同年12月22日被判处死刑，临刑时改判为4年苦役，然后充军。他在狱中和兵营里度过10年的艰难岁月，1859年12月返回彼得堡，相继发表《死屋手记》(1860—1861)、《被侮辱和被损害的》(1861)等作品。60年代中期，他开始步入世界长篇小说大家的行列，先后写成5部长篇小说：《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鬼》(1871—1872)、《少年》(1875)和《卡拉玛卓夫兄弟》(1879—1880)。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为小说家而载入世界文史册的，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大师。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死屋手记》(1860—1861)和旅行记《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早已译成中文，为我国读者所熟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写了大量篇幅较短的散文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这也是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了作家本人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而且具有更加广泛的思想艺术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运坎坷，前后期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充满尖锐的矛盾，但始终贯穿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类美好前途的热

烈追求。本书所选的各篇，不管涉及什么具体事件，不管表达什么样的具体见解，全都渗透着作者对当时丑恶现实的痛心疾首和对祖国、对人民以及全人类未来命运的不安，证明了高尔基所阐明的陀氏著作体现了“关于人的一切痛苦的记忆”这一特点。

《彼得堡纪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最早于1847年4月27日、5月11日、6月1日和15日在《圣彼得堡新闻》上连载。这是一组小品文，但融合了当年“自然派”常用的“风貌特写”和政论文的体裁特点，以幽默诙谐的笔法，描写了当时彼得堡五光十色的生活场景，讽刺了诸多的社会丑态，同时也批判了一系列有害的思想倾向。其中第四篇所描绘的“幻想家”形象成了作者同一时期所写的《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夜》(1848)等小说的中心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期信仰空想社会主义，并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1849年4月23日凌晨被沙俄当局逮捕，在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中关押到年底，12月22日被判处死刑，并被押赴谢苗诺夫校场处决，但临刑时突然改判为服苦役4年，然后充军。他在狱中写给哥哥和弟弟的信保存下来5封。这些家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狱中生活，特别是最后一封，写于1849年12月22日从刑场押回监狱之后，反映了他处在死亡边缘时的心理状态，与他后来在长篇小说《白痴》(1868)中对死囚临刑时恐怖心态的描写同样震撼人心。1850年1月23日至1854年1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姆斯克苦役监狱度过整整4年的艰难岁月，他出狱后立即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记述了狱中骇人听闻的生活状况。这封信成了他的《死屋手记》的思想基础。我们选译上述6封信，因其内容一致而加上一个统一的标题：《狱中家书》。

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俄国社会思想异常活跃，各派政治力量围绕着俄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展开激烈论战。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创办《当代》(1861—1863)和《时代》(1864—1865)两种杂志，直接参加这场论战，发表许多政论和文学评论

文章。他既反对贵族自由派，也不赞成革命民主派，而采取非常独特的立场。他这时放弃了青年时代信奉的空想社会主义，提出所谓“土壤”论，认为俄国知识界脱离了人民的“基础”，为了填平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必须把立足点移到人民的“土壤”上来，亦即接受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忍耐驯服精神，主张与现实和解。《〈当代〉杂志征求1861年度订户启事》实际上是这个杂志的纲领，简明扼要地体现了作者所宣传的“土壤”论思想。

1873年至1874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公民》杂志，为自己开辟一个名为《作家日记》的专栏。后来，《作家日记》成为一份独立的杂志，1876和1877年由作者本人按月单独出版，1880和1881年又各出版一期。《作家日记》作为一份杂志，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编自写，在他的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不仅发表中短篇小说，而且刊载政论、文论、特写和回忆录等，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思想动向、文学问题等都及时地做出反响，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见解。我们从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选译了10篇。

《农夫玛列伊》是一篇回忆录，分为两个层次，实际上是回忆中的回忆：作者回忆当年在鄂姆斯克监狱中的生活，而在这回忆中又加进当时对自己童年时期一件小事的回忆，在鲜明的对比中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群众新的认识。

《百岁老妇》是一篇特写，仅仅通过两个生活场景便勾画出当年大城市底层群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世界，与作者小说中常见的“小人物”题材相呼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论文一般短小精悍，题材多样，往往从一件小事入手，借题发挥，开掘出有关国家民族发展和人类历史命运等重大问题。关于乔治·桑的两篇短文借悼念这位法国女作家逝世之机，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在俄国的影响。

《在矿泉区什么东西最有用：矿泉水还是风度？》、《一个受到当代妇女青睐的人物》、《生孩子的秘密》和《土地与孩子》等4篇在写法上有一



个共同点，都采用“对话”体，贯穿一个“奇谈怪论者”的形象；他的种种“奇谈怪论”有时以夸张怪诞的形式道出了许多生活现象的本质，这个形象有时又是作者的“代言人”，揭露了欧洲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同时也暴露了俄国民粹派的空想。

1880年6月6日，莫斯科举行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相继又举行了其他一些纪念诗人的活动。当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晚会上朗读了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的片断。6月8日，他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集会上做了题为《普希金(概论)》的讲演，讲演稿于6月13日在《莫斯科新闻》上首次发表，同年又在《作家日记》8月号上刊载。这篇讲演并不完全是文学论文，而提出了俄国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被看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遗嘱。作者分析普希金的创作意义时，把奥涅金的形象与俄国贵族知识界的状况和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认为其悲剧之根源即在于脱离人民。他在论述塔姬雅娜的形象时，则宣传了他个人关于“忍耐顺从”的思想。

本书各篇皆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正文中的注释除特殊注明外，皆为译者所加。

1996年1月于哈尔滨

# 目 录

## “人的一切痛苦的记忆”

刁绍华

彼得堡纪事	1
狱中家书	33
《当代》杂志征求 1861 年度订户启事	62
农夫玛列伊	70
百岁老妇	76
乔治·桑之死	83
关于乔治·桑的几句话	86
对历史的乌托邦理解	94
在矿泉区什么东西最有用：矿泉水还是风度？	97
一个受到当代妇女青睐的人物	103
生孩子的秘密	108
土地与孩子	114
优秀人物	119
普希金(概论)	123

## 彼得堡纪事

[4月27日]

不久以前我还不能想象彼得堡居民是别的样子，认为他只能身穿睡衣，头戴睡帽，关在封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每隔两个小时服用两匙药剂，严格准时。当然，并非人人都患病。有些人因职务的关系是被禁止患病的。另一些人受到天生的强壮体魄所保护。但是太阳终于光辉灿烂了，于是这个新闻无可争议地胜过任何别的新闻。处于康复之中的人动摇了；犹犹豫豫地摘下睡帽，在左思右想之中整理着外表的装束，终于同意出去走走，当然是全副武装，穿上毛衣，捂上皮大衣，罩上套鞋。温暖的空气、路上行人的悠闲、马车在裸露着的石头马路上震耳欲聋的轰隆声让他又惊又喜。这位康复者在涅瓦大街上终于吞食着新的灰尘！他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他的嘴唇本来是紧闭着，露出疑惑和不信任的样子，这下子被某种类似微笑的东西所扭曲了。在泥泞的洪水期和潮湿的空气过后，彼得堡首次出现的灰尘并不逊色于古老故乡的香甜的炊烟，于是疑虑的表情从散步者的脸上消失了，他终于决定享受一下春天的气息。彼得堡居民凡是决定享受春天气息的，他身上都有一种憨厚天真的东西，不可能分散他的喜悦心情。他甚至和友人相遇时竟然忘记了自己那个随时都不能忘怀的问题：有什么新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天气如何？众所周知，在彼得堡，特别是坏天气过去之后，最令人不快的问题就是——有什么新闻？我时常

注意到，两位彼得堡的朋友相遇时，彼此问候，必定异口同声地问道——有什么新闻？——无论谈话是用什么样的语调开始的，在他们谈话的声音里总会听到一种刺耳的沮丧语气。的确，彼得堡的这个问题笼罩上了完全绝望的阴影。但最带有侮辱性的却在于，往往这样发问的人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彼得堡人，他明明知道这里的习俗，事先知道什么都不会回答他，没有任何新闻，他提出这个问题差一点儿或者多一点儿已经一千次了，但每一次都一无所获，并且因此而心安理得了——可是他仍然发问，仿佛是有兴趣，仿佛是某种礼节迫使他也参与到社会中来并且具有公众的兴趣。然而，公众的兴趣……我们具有公众的兴趣，我们对此不想争论。我们全都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故乡彼得堡，有时遇到机会，喜欢玩玩：总之一句话，具有很多公众兴趣。可是我们这里更广泛流行的却是各种小组。甚至众所周知，整个彼得堡不是别的，而是无数各类小组的汇总，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规矩、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神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民族性格的杰作，我们这个民族本来不好意思过社会生活，只把眼睛盯在家里。况且为了过社会生活，需要艺术，需要准备许多条件——一句话，还是呆在家里为好。在家里比较自由，不需要艺术，比较安静。而在小组里，人们热烈地回答您的问题——有什么新闻？这个问题很快就获得了私人的性质，回答您时或是用小道消息，或是用打哈欠，或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您本人因此也就顾不得羞耻，而习惯地跟着打起哈欠来。本来在小组里可以安安静静地和甜甜蜜蜜地度过自己有益的一生，打打哈欠，听听小道消息，直至流行性感冒或潮湿性热病造访您的家庭，那时您就恬淡而坚决地和它告别，并且感到很幸福，因为您完全不了解迄今为止您都做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而做了这一切？在一个凄风苦雨、阴云满天的日子里，您在黄昏的黑暗中命赴黄泉，完全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生活了

一辈子(好像是生活了),取得了某些成绩,可是如今不知为什么一定得离开这个令人愉快的和安静的人世,移居到另一个更好的世界去。而在另外一些小组里则激烈地议论着正经事;几个有教养的忠诚可靠的人兴致勃勃地集聚在一起,毫不可惜地抛弃了无伤大雅的乐趣,诸如传播小道消息和玩朴烈费兰斯纸牌(不言而喻,不是在文学小组里),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兴趣,议论各种重要的事情。议论一阵,解决了某些普遍有益的问题,人人都心悦诚服,整个小组激动起来,最后又令人不愉快地松懈涣散了。终于相互间发起火来,说一些尖刻的言论,一些人暴露出激烈而豪放的性格——最后的结局却是涣然冰释,安静下来,因袭了日常生活的理性,逐渐地偏离了原有的宗旨,而向上述第一类小组的方向靠拢。诚然,这样生活也很愉快;可是最终还是令人沮丧,懊恼。就拿我来说吧,对我们那个因循守旧的小组所以感到沮丧,是因为这里经常有一位让人难以忍受的先生显得与众不同。诸君都非常了解这类先生。这种人数不胜数。这位先生具有一颗善良的心,除了善良的心之外,则一无所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一颗善良的心——好像是咄咄怪事!好像是应该具有一颗永恒不变的善良的心!这位具有这种优秀品质的先生,来到人世完全相信他那颗善良的心足以使他永远心满意足和无限幸福。他对成功满怀信心,在为人生道路进行储备时忽视了别的任何手段。譬如说,他在任何方面都不知约束和失去节制。他做一切事情都尽情尽兴,坦率开诚。

此人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爱好——会突然喜欢上什么人,准备跟他结为至交,并且完全相信,所有的人也都会立刻喜欢上他,只是由于一个事实,就是因为他喜欢所有的人。他那颗善良的心就连做梦也没想到,仅仅是热烈喜爱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掌握一种艺术,让人家喜欢你,没有这一点,全都白费,没有这一点,在生活中就行不通,无论是他那颗爱人之心,还是他天真地

选作自己无节制的眷恋的对象，都是如此。如果此人找到一个朋友，那么他的这位朋友就会马上变成家具，变成某种类似痰盂的东西。正如果戈理所说的，一切的一切，不管内里是什么样的破烂货<sup>①</sup>，一切都从嘴里飞向友人的心。这位朋友应该洗耳恭听，并且对一切都得表示同感。这位先生不管是在生活中受骗上当，不管是被其情妇所骗，不管是赌牌输了，他都马上像只狗熊似的，大耍活宝，不请自来，向朋友的心灵大献殷勤，把自己全部鸡毛蒜皮的琐事都无节制地向他倾诉，常常根本没有注意到朋友因其个人的操心事正在大伤脑筋，没有注意到他死了孩子，妻子发生了不幸，最后，这位先生本人虽然怀着一颗爱心，却也像是洋姜一样，让自己的朋友讨厌了，人们终于以最委婉的方式向他暗示说，天气真好，应该马上抓紧时间单独一个人散散步。他如果爱上一个女人，就会由于自己这种天生的性格而伤害她一千次，直至在自己那颗爱心中发现这一点为止；直至他发现（如果他有能力发现）这个女人由于他的爱情而备受折磨，她厌恶，讨厌跟他在一起，他由于自己那颗爱心具有穆罗姆人的志趣而败坏了她的整个生活。是的！只有独处一隅，更多的是在小组里，才能产生大自然的这种杰作——我们标准的原始素材，如美国人所说的，丝毫不适合于艺术加工，一切都是自然本性的，一切都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节制。这种人毫不怀疑自己完全纯洁，忘记了生活——乃是一整套艺术，生活意味着把自己造就成一件艺术品；他那颗善良的心就是他的资本，但这只是一块矿石，只有在普遍的利益下，在对社会公众及其直接需求的同情中，才能够琢磨成宝石，才能够加工成真正的闪光的钻石，而在昏睡中，在离群索居中，在冷漠中，只能使群众变成一盘散砂，照旧是块粗糙的顽石！

<sup>①</sup> 引自果戈理的《与友人通讯荟萃》。

我的主哇！古老传奇剧和小说中的古代恶人都到哪里去了，先生们？他们要是还活在世上，那该有多么让人愉快！之所以让人愉快，是因为现在在你的身边就有好人，他维护无辜，惩处邪恶。这种恶人，这种不情愿的暴虐者<sup>①</sup>一生长下来就是个恶人，由于命运某种秘密的完全无法解释的预先安排，在各个方面都已准备好了。他身上的一切都体现着邪恶。他早在娘肚子里就已是恶人；不止于此：他的祖先也许是预见到了他的出世，故意选择了完全符合自己后代的社会地位的姓氏。您只根据这个姓氏就能听出来，此人随身携带一把刀，随时杀人，无缘无故，甚至不是为了抢劫一个铜板而杀人，上帝知道是为了什么。他好像是一架杀人放火的机器。这很好！起码是可以理解的！如今惟有上帝才知道作家们说些什么。如今突然间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最善良的人，没说的，本来最不善于做恶，可是突然间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恶人，他本人还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并且最让人懊丧的是没有人察觉，没有人向他讲这一点，你看，他活得时间很久，受人尊敬，最后在一片赞颂声中荣耀地魂归西天，令人羡慕不已，常常是受到真挚而悲痛的哀悼，但最可笑的却是哀悼他的竟然都是他的牺牲者。尽管如此，世上有时难免有许多合乎理性的事，你简直就弄不明白，我们中间怎能容纳这类事情？在空闲的时刻，有多少这种事为幸运的人而发生！譬如说吧，前几天就发生一件事：我的一位熟人，也是我以前的关怀者，甚至可以说是我的监护人，他叫尤里安·玛斯塔科维奇，打算结婚。说实在的，这种年龄已经进入理性的时期，结婚可是件不容易的事。他还没有结婚，离婚礼还有三个星期；但他每天晚上都穿上白色背心，戴上假发和所有的勋章，买上一束鲜花和一包糖果，前去给自己的未婚妻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献殷勤，她是个

<sup>①</sup> 原文为拉丁语：tirano ingrato.

17岁的少女，纯洁无瑕，完全不知道什么是邪恶。只消想到这后一种情况，尤里安·玛斯塔科维奇那双甜蜜的嘴唇上便堆满层层的笑容。不对，即使是在这种年龄结婚也是愉快的！我觉得，说实话，青年时期，也就是35岁以前这么做未免有失体统。那是麻雀的情欲！可是这个时候，亦即年近50，——已经不再心猿意马，具有了体面的风度，身体发胖，道德上也已圆滑——那就非常好，不能再好了！多么美好的想法呀！人活了许多年头，终于获得了成功……因此我完全莫名其妙，为什么尤里安·玛斯塔科维奇这些天来一到晚上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背着双手，脸上露出晦暗的和不那么受看的酸溜溜的表情，这时办公室的一角坐着一个官吏，正在处理一项重要而又紧急的事务，如果他的性格是平淡乏味的，那么他由于自己长官的目光而不可避免地也会立刻变成酸溜溜的。我只是现在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甚至不愿意讲；这种毫无意义的荒唐情况，思想高尚的人根本不会考虑。豌豆大街临街的四层楼上有一套住宅。我以前曾经想要租用。这套住宅现在被一位陪审员夫人租下；也就是说，她曾经是陪审员夫人，而如今已经守寡，但还年轻漂亮；长相非常招人喜欢。于是尤里安·玛斯塔科维奇一直十分苦恼，怎样才能做到结婚以后也能像从前一样，晚上到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家去（哪怕比以前少一些），跟她一起谈谈她的官司。索菲娅·伊万诺芙娜两年前就已经提出诉讼了，尤里安·玛斯塔科维奇有一颗善良的心，当了她的代理人。因此他那仪表堂堂的前额上出现了这么多的皱纹。不过他最终还是穿上白色背心，购买一束鲜花和一包糖果，精神愉快地到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家去了。“人常有这种福气，”我想起尤里安·玛斯塔科维奇时想道。“一个人在年近半百时找到一个完全能理解他的女友，一个17岁的少女，纯洁无瑕，有教养，一个月以前刚从寄宿学校毕业。这个人将心满意足地过日子，生活富裕而幸福！”我不禁羡慕起来！



那个时候天气阴晦，道路泥泞。我走在干草广场上。但我是小品文作者，先生们，我应该给你们讲讲最新的，最震撼人心的新闻——我不得不使用这个古老的冠冕堂皇的形容词，当初创造这个词时大概就是希望彼得堡的读者能够由于听到某个震撼人心的新闻而欣喜若狂，譬如像燕妮·林德<sup>①</sup> 赴伦敦演出一类的新闻。可是燕妮·林德又关彼得堡的读者什么事！他自己就有许多这种新闻……但是并没有自己的事，先生们，绝对没有。我走在干草广场上，思考着写一篇这样的新闻。然而，我不禁忧愁起来。那是一个雾气沉沉的早晨。彼得堡气势凶凶，像是一位被激怒的上流社会小姐，对昨天晚上的舞会气愤得脸色发黄。彼得堡从头到脚都是气冲冲的。或许是没有睡好觉，昨天夜里胆汁溢出过多了，也许是得了风寒，患上了感冒，也许是昨天晚上像个孩子似的玩牌输了，早晨起来时发现腰包空空如也，也许是在向娇生惯养的坏妻子、向又懒又愚笨的子女、向没有刮脸的一群仆人、向放债的犹太人、向恶棍般的顾问、向诽谤者以及其他各种进谗言的人大动肝火——究竟如何，难以说清；但大发脾气却是事实，看起来都让人难受，灰色的墙壁、大理石雕塑、浮雕、全身塑像，圆柱等等，好像也都因为坏天气而生气，由于潮湿而颤抖得上牙对不上下牙，人行道上裸露着的花岗岩在行人的脚下仿佛是愤恨得迸裂了，过往行人面色苍白发青，死板板的，气哼哼的，其中大部分都把脸刮得很漂亮，很精心，急匆匆地南来北往，去履行自己的职务。整个彼得堡的面貌看起来酸溜溜的……彼得堡在生气。看得出，它像别的气呼呼的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一样，非常想要把自己的全部怒气都集中发泄到某个突然出现的第三者身上，跟什么人大吵大闹，跟他彻底闹翻，骂他

<sup>①</sup> 燕妮·林德(1820—1887)，瑞典女歌星，经常在欧洲巡回演出。